



丁威仁

出生：民國六十三年生

學歷：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班三年級

現職：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班三年級、逢甲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曾發表之作品：「三曹時期北地士人惟時生命觀研究」、「末日新世紀」

獲獎紀錄：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全國大專院校新詩

創作比賽、東海文學獎、臺中風華徵詩比賽

新詩 第 1 名 無調性的戰爭格律

創作理念

其實戰爭是一首無調性的歌，在其中無法找到固定的節奏與格律，發動者往往都透過冠冕堂皇的理由，去隱藏他們內心的貪婪與自私。而民眾呢？除了忍受戰爭所帶來的痛苦之外，也必須訓練自己頑強地在亂世中卑微的生存。而戰爭之後呢？那是一段撫平傷痕的過程，痛苦似乎繼續延續。

或許，我們已然忘卻這片土地，這座島嶼的生命歷程，我們的下一代好像依舊被外來文化殖民。但這首詩，正是代表自己的反省與思考，雖然書寫的是有關於戰爭的種種，但關係的卻是這片腳下的土壤。



無調性的戰爭格律

一、戰爭內的格律

帶著白色手套的男人，用鱗片呼吸
人們總會曲解他的存在，無關乎
母親的暴躁、遲歸的候鳥，或是河岸邊
弟弟左腳輪鏈的吻痕
從此，他再也不提起戰爭
自行車、賞鳥、空罐頭、父親的臉等等之類
或者：有關於寫實主義的砲彈
象徵主義的太陽
後現代主義的女人
和月光。

而戰爭是沒有格律的
首句押的是機關槍的連珠聲響
雖然，他家厝邊的阿桑
依舊在廚房拍打砧板的活魚
與孫子半夜尿濕的內褲
但戰爭是有格律的與轟炸機對仗的坦克
踏著和諧快樂的步伐，用砲彈
招呼孩子的笑容



雖然，孩子的臉被放成了
風箏

帶著白色手套的男人
他的女人抱著破裂的磁瓶
他的母親倒臥，覆蓋扯爛的草蓆
他的弟弟還沒有登錄生日與姓名
他力圖思考避雷針與總督府的共犯結構
卻發現政府需要一點點
骯髒的業績。透過戰爭
他終於懂得捧著天空
哭泣

據說，失去孫子的阿桑
瘦成了一根避雷針
他則緊握妻子託付的半對眼珠
流浪，帶她看看
戰後第一個，春天。

二、戰爭外的格律

那個失去狗吠的夜晚
令人髮指的冷鋒在廢墟夢遊
黑貓叼著魚腥氣味的半截指骨

在假寐的坦克旁溜韃
啊，一顆流星斜斜的裸體
撞入無法押韻的城市格律裡
像，妹妹的哭泣

陰天。失明的死神攤開雙手
無所謂地販賣各種型號的溫柔
陰天。給坦克一個機會說謊
暮色裡，母親咬斷死胎的臍帶。在陰天
綠色的牡蠣、過期的蔥、淪陷的發電廠與一首被街頭運動唾棄的詩
都被砲彈登報作廢

這就是沒有階級的天空，因為戰爭。
那是一個連語言也報廢的時代
阿伯的假牙總是抗議自己的殘缺
他們說：我們不需要知識分子
我們需要作廢性別，因為偉大的謊言
甜味恰到好處。廢墟確是一個巨型的盒裝潘朵拉
打開後，假牙將主動學習
人類的舌，所以
請，從身分證裡趕快逃走
這國家不應祇是人民團體基金會

我們需要假牙抗議自己的殘缺



當童年被吐成泛黃的煙圈
沒有階級的愛是戰爭唯一目的
那個失去狗吠與妹妹的夜晚，黑貓叼著
魚腥氣味的 D 罩杯：黏著一顆乾淨的飯粒像淚
雖然，弟弟的落體與斜斜的裸體
在交媾時的指稱詞
都已倒裝

戰爭後，兌換代幣
就可以操弄知識分子胯間的
所有秘密。

三、失去格律的戰爭

地表打算印製新的雜音
街道散落一些腐爛肢解的姓名
所有建築在舞台前低頭祈禱
某些正在呼救的唇音，來自巷子末端
嘈雜的吉普車上，那群
低階的軍人正在拓印情慾
他們說：在戰爭中不需要字典
當我們進駐死亡降生的斷層臨界
請，諦聽神的詮釋

我們記憶中的美夢必須打烊
那些靈魂被弔死的生命
那些影子失去重量的親情
每一顆無夢的腦都沿著街道流浪
總之，我們無法拒絕
無法拒絕族譜內的姓名改變重組

刪節號充斥島嶼內外
老婦的額頭被焚風刮過
皺紋夾頁孫女生前的笑容
何時裂隙內纔會長出一株陽光
如，童年重新破土而出。

讓我們分享悲傷的動詞
手術島嶼已然早產的陣痛
或許，應該聆聽先知曾經旁白的歷史扉頁
書寫神的質問與承諾。
神說：我將追討你們多餘的黎明

其實，所有的格律都指涉愛。